

15年里,朱启辉在安哥拉从测量员变为总经理;12年里,哈克姆在中国公司从司机变为主管

看·成长

出去闯一闯。

来到安哥拉后,朱启辉被安排从事测量工作。但是他对葡萄牙语产生了浓厚兴趣,没事就爱往当地工人住的帐篷里钻,同他们聊天,听他们手舞足蹈地讲述身边的各种故事。朱启辉还随身带了笔记本和字典,听不懂的就写下来,然后查字典。他成为所有中方员工中葡语进步最快的人。

后来,中铁二十局组织一批有语言基础的人回国培训。朱启辉参加培训后回到安哥拉,开始进行系统学习,同时工作角色也转为专职葡语翻译。

掌握语言后,当地朋友就多了起来。因为工作原因,他常常要进出安哥拉总统府安全办公室,时间一长,院子里很多人都能喊出他的葡语名字。非洲“朋友圈”越来越大,上至政府要员,下至普通工人,都成了他的好友。

正是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朱启辉促成了动用安哥拉空军军机,为一名中国工人展开千里大营救。

2016年,朱启辉成为共青团中央授予的100名“全国最美青工”之一。2018年,他被任命为中铁二十局安哥拉国际公司总经理。“在非洲待了15年,自己真心把安哥拉当成了第二故乡,已经离不开了。”朱启辉说。

在朱启辉和同事们的努力下,2018年初,中铁二十局在安哥拉承建的本格拉铁路全线交付运营,帮助这个国家重启了因战乱而停止30余年的国际铁路贸易。内陆国家刚果(金)的矿产资源通过1344公里的本格拉铁路运输至洛比托港,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由于安哥拉铁路技术人员短缺,中铁二十局安哥拉国际公司又在铁路起点本格拉市建了一所铁路技术学校,计划每年培养500名专业技术人才。

Yes,yes,yes

2006年5月之前,哈克姆是一名专职出租车司机,日复一日奔波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街道上,一家人过着拮据的日子。

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在街上等待打车的乘客,有两个亚洲面孔的男士拦下了他的车。一路上,他们高兴地聊着天,他们说自己来自中国,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考察营地和办理相关手续。因为他们的公司承建了阿尔及利亚当时最大的一个工程——东西高速公路项目。

缘分从此开始。

接下来的几天,哈克姆就成了这两位中国客人的专职司机和向导。再后来,越来越多



近日,在中国铁建中土集团协助下,尼日利亚交通部首批60名公派留学生进入长安大学和中南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和交通运输专业知识。图为8月29日,留学生们在参观亚洲最大高铁站西安北站。 闫浩 摄

的中国人陆续来到这里,哈克姆一个司机忙不过来,就把朋友们都介绍过来。

突然有一天,一位中国朋友问哈克姆愿不愿意成为中国铁建的一员。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点头说:“Yes!”

那一年,哈克姆35岁。

入职前几个月,哈克姆还是干着司机的老本行,后来中国同事问他愿不愿意去做车辆管理和外联工作,他再次点头说“Yes”。

后来,又有人问哈克姆愿不愿意尝试一下人力资源管理? 他的回答还是:“Yes!”

哈克姆发现,这些中国同事非常善于发现人的特长,然后充分发掘潜能。现在,哈克姆成了中国铁建阿尔及利亚公司总部的阿籍人力资源主管。



撒哈拉沙漠的天气就像

3岁孩子,说翻脸就翻脸,晴空万里转眼间就风沙大作。图为钻井队搬迁遭遇沙尘暴,施工场地一片凌乱。董涛 摄

红了眼圈

对于常年在外石油人来说,这些外在的艰苦还可以忍受。最难扛的,是对家人的思念。有人因此放弃海外工作回国,有人因为长期两地分居而家庭破裂,还有人错过了见亲人的最后一面。

有一次,梁冬翔的儿子得了重感冒,六神无主的妻子给他打电话,可是由于信号太弱,连续打了11个电话都无法接通。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里又传来轰隆隆的钻机声,没说两句又挂断了。

妻子硬撑着把孩子送到医院,医生给孩子挂上点滴。看到孩子病情好转,妻子瘫在地上,大哭一场。“我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老人年龄大了,两个孩子都是我一人带。”她的话中有无奈,有抱怨,但更多的是包容。

一次吃年夜饭时,同事间说起没能赶回国见到自己亲人走前最后一面,一桌至少4个人同时红了眼圈……

赢得尊重

来到非洲,要赢得当地人的尊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他们在这里经受常年的高温、严重的缺水、频繁出现的沙尘暴,也在这里创造更多利润,收获更多尊重

品·甘苦

沙子里,计算滚烫的时间;缺水严重,让洗澡变得奢侈;尤为难以忍受的,是这里频繁出现的沙尘暴。

撒哈拉沙漠的天气就像3岁孩子,说翻脸就翻脸。晴空万里转眼间就风沙大作,铺天盖地,打得人眼睛睁不开,皮肤生疼。“如果正是吃饭的时候来一阵大风,那可就惨了;饭菜中都是沙子,吃不成了。”8月24日,说起风沙带来的影响,224队平台经理梁冬翔苦笑了两声。他是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接受记者采访时正在国内休假。

和梁冬翔一起回国休假的张晓波对当地的沙尘暴也印象深刻:沙尘暴以每秒10多米的速度移动,30米以外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有时一天能来五六次……

在阿尔及利亚,钻井的井场一般都在沙漠腹地,施工和住宿区分开,每个区域两个足球场大小。出于安全考虑,一般以铁丝防护网围上,辅以岗亭及带枪士兵的守卫——这就是他们3个月工作和生活的场所。要离开这一“围城”,必须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

上网成为大家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途径。但是早些年井场的网速不给力,100K的速度20多人分,邮件长时间显示“发送失败”,QQ能发出消息则要谢天谢地了。偶尔有人使用下载软件,其他人都会掉线。手机信号更是无从谈起。

跟记者聊起这些有趣又略显心酸的往事,谢奎奎开玩笑说:“以前有过一口井4个

本报记者 刘 静

从修建坦赞铁路开始,已经走进非洲50余年的中国铁建不仅在非洲建起了一条条铁路,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批工人和管理人员。他们建起的不仅是连通当地的路,也是沟通中非的桥。在此过程中,无论中国工人还是当地工人,都获得了加速成长。

去非洲闯一闯

过去14年里,朱启辉待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俨然成了一个没有户口的罗安达市民。有时回到国内某个城市还会迷路,而对于罗安达的每一条街道,他都摸得门儿清。

2004年10月,22岁的朱启辉接到赴安哥拉工作的通知。当时他在中铁二十局的工班里当工人,抬过钢筋,也扛过水泥。他对于安哥拉一无所知,专门骑着自行车去县城一个网吧查询安哥拉资料,看到的第一条信息就是“戴安娜王妃看望当地排雷组织人员”。当时安哥拉内战刚刚结束不久,许多地方还残留着地雷,但是,血气方刚的朱启辉还是决定

本报通讯员 郝景玲 董涛 郭剑
本报记者 孙喜保

位于非洲西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气候宜人,南部则属撒哈拉沙漠,条件恶劣,人口稀少,但盛产石油。中国石化华东石油工程公司阿尔及利亚项目(以下简称阿尔及利亚项目)自2006年10月起,在这里提供钻井施工服务。12年间,项目业务不断扩大,人员也持续增加,从当初的1支井队40人扩展到如今的6支井队159人,还雇用当地员工600多人。

身处“围城”

巡检技师谢奎奎是2006年第一批到这里员工。乐观爽朗的他告诉记者,钻井行业一般采取24小时不停休工作制,白班、夜班互相倒班,每个班12个小时。时间久了,非常考验工人的精神和体力。

到了国外,工人的休假也与国内不同。国内一般工作20天休假10天,海外则需要连续工作3个月,然后回国休假40天左右。3个月高强度的连续工作对很多工人都是种煎熬,可对海外工作经历丰富的“老石油”谢奎奎来说,“算不了什么”。

在非洲,还有着更为特殊的考验:常年40到70摄氏度的高温,工人们经常将鸡蛋埋在

她说,疟疾没什么可怕的;他说,希望远方的父母健康;他们说,在非洲最浪漫的就是彼此相伴

听·心声

会把中文、英文加上手势混合着用,时间长了,跟当地工人之间也有了默契。

李群是个利索人,干什么都希望又好又快。而赞方工人干活得监督,否则就干得慢。工作习惯和节奏不同,彼此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不会对他们说重话,只要平时多看着点、多交流就行了。”李群说。

“旱车晕机晕船”的李群虽然决定到退休再回国,但每每看到别人回国也难免想家,尤其是在过节或生病的时候。

她得过疟疾,好在吃药后症状就缓解了。出门在外的人总是报喜不报忧,当时她也没跟家里人说,是好了之后才说的。“疟疾没什么可怕的,越担心越不容易好。重要的是平时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她乐呵呵地说。

每天傍晚,李群会跟同事们一起在院子里散步。看着她神采奕奕的样子,以为她身体很好。其实,她得过一场大病——36岁那年,患了胃癌,切除五分之四的胃,做过多次化疗。

讲述这段过去时,李群依旧脸上带笑。原来,那份风轻云淡的豁达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后沉淀下来的。

厨师的歌

36岁的薛志刚是谦比希湿法冶炼有限公司的厨师。他来到赞比亚已经7年了,妻子和儿子也在这里。6岁的儿子亚非在附近村庄的小学上一年级。

刚开始,在学校,别的孩子会好奇地摸摸亚非的头发。因为当地人的头发是卷卷的,贴着头皮,这个唯一的中国孩子的直发显得很不一样。

赞比亚人以玉米面为主食,将其煮成很稠的玉米糊,称为“西玛”。除此以外,当地人吃菜的品种很少。

从陌生到熟悉,从不适应到不舍 “那是我远 在非洲的家”

本报记者 赵剑影

“从陌生到熟悉、从不适应到不舍,赞比亚和故乡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我远在欧洲的家。”8月28日,回国探亲的魏俊华回忆起在非洲的经历时说,每当夜幕降临,他就会抬头仰望熟悉的南半球星空,“记忆中南半球夏秋之夜的样子越来越模糊了。”

魏俊华一毕业就入职中建二局,随后辗转各地搞建设。2014年3月,他接到公司派他前往赞比亚的通知。这是他初次走出国门搞建设,出发前激动又忐忑。该项目是中建股份公司承接的赞比亚东部省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约150公里。

初到非洲,同当地工人一起工作和生活,文化不同、交流不畅令魏俊华很不适应。“开工之初项目上仅有10人左右,那时驻地尚未建成,租住当地人家里。两间砖和铁皮瓦搭成的房屋,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中建二局投资公司董事长熊兵介绍说。

前前后后经过5个月,项目上终于建成了个简单的驻地,中国工人在赞比亚有了自己的“家”。

魏俊华说,项目开工之初,最挠头的不是漫天灰尘和烈日炙烤,而是与当地工人的交流。“到工地上走一圈,你会发现:工长为给工人做好技术交底绞尽脑汁,结果工人仍然似懂非懂。”

于是,项目上掀起了学习语言的热潮。渐渐地,通过动手加动手(做手势),中国工人能跟当地工人进行简单的交流了,有的青工甚至学会了一些当地的土语。非洲工人也学了点简单的中文,工作配合度越来越高。

一名叫Anton的非洲工人特别爱提问,不仅现场问,办公室问,连食堂饭菜和宿舍床上都在问,而且问题越问越专业。在他的带动下,中方施工人员也经常和他一起研究资料、翻阅字典。在此过程中,Anton逐步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班长、工长助理。今年2月,他还被评为公司首个优秀外籍班组长。

克服了语言关,施工之路仍是一路崎岖。“中国工人需要克服的还有中外施工工艺与技术的差别,蚂蚁包、路基翻拌等都是国内从未遇到过的,每个人都要从零开始学。”中建二局投资公司总经理姜会涛说。

“由于项目采用中非双方合作管理的模式,我们将‘导师带徒’制度升级,为中非双方青年员工配置业务和生活导师。”中建二局海外工程事业部副总经理陈志说,中国工人和非洲工人由此交了朋友,很多人在离开赞比亚时依依不舍。



物资管理班班组长

李群(左)带着4个当地工人一起管理仓库。

本报记者 蒋茜 摄

洲挺好的,只要远方的父母能健健康康的,就放心了。”薛志刚说。

很多时候,歌声是心声最贴切的表达。

爱在非洲

无论在赞比亚还是刚果(金),中方员工都很少外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活动半径多数是所在企业的院子,每天就是宿舍、食堂、办公楼或者项目现场这三点一线。走圈是大家共同的消遣,也是最简单的健身方式。

而对有的人来说,走圈还是件浪漫的事。在刚果(金)利卡希市的中色华鑫湿法冶炼有限公司,每天晚饭后,总能看到两个年轻人,手拉手在院子里走圈。他们是供应部的李俊宇和肖昆绕。

李俊宇来刚果(金)5年了,前年回国时认识了肖昆绕,经过了一年的“视频恋爱”,去年结婚。婚后,肖昆绕也来到刚果(金)工作。在这里,没有地方逛街,没有机会看电影。对他们来说,最浪漫的事就是手拉手在院子里走圈,走了一圈又一圈,总也有说不完的话。

与心爱的人一起在异国他乡奋斗,虽然生活艰苦,但也有一种别样的甜蜜。

在该公司,还有两对新婚的年轻人。同是学法语的张稳和田玉晨先后来到

温暖。